

法国出兵马里的背后

“若在马里遭遇失败，不仅奥朗德和其社会党在国内将面临政治灾难，法国与西非国家本来就淡薄的关系则会受到更多打击。”

记者 邹珊



1月19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前往法国中部城市蒂勒慰问将赴马里作战的士兵

1月10日，马里政府军与北部伊斯兰武装分子在位于首都巴马科600公里的重镇科纳发生了激烈交火，首都安全受到威胁。应马里政府请求，法国派遣军队进驻该国向军政府提供援助。八国集团和欧盟主要各国则先后承诺将为马里提供军事及后勤援助，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也宣布派出共计3000余人的部队赴马里北部支援法军空袭行动。

位于西非内陆地区的马里曾为法属殖民地，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它并无原油储备，不但与国际经济几乎脱节，甚至连“地区强国”都算不上。虽然是西非面积第二大，但因为北部地区为广袤的撒哈拉沙漠，生存条件恶劣，多数人口只能集中在南部。由于与周边接壤国家无明确分界线，这片长期处于无政府管辖状态的北部沙漠如今已经成为了各色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聚集地。而这就是该国的内部动乱能够牵动国际社会神经的原因所在。

去年3月，马里政府被推翻，直至8月才正式组建“民族联合政府”。利用此政权真空期，多个极端宗教组织占领了北

部的基达尔、加奥和通布图这三个地区。之后，北部的大部分区域逐渐变成了包括“伊斯兰捍卫者”和“伊斯兰北非盖达组织”在内的各色极端势力的大本营。“这些伊斯兰组织与世界各地的极端组织都有联系。他们装备精良，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许多尖端武器也流落到了他们手中。通过人质抵押和毒品贸易，他们还筹集了相当充沛的资金。”荷兰莱顿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埃利斯(Stephen Ellis)告诉本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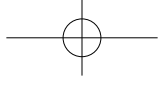
这些组织中，“伊斯兰捍卫者”是马里北部新的“掌控者”，这一反政府组织目前控制着撒哈拉沙漠一处面积可观的狭长地带，其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该组织不仅破坏了马里境内的“濒危世界遗产”通布图古城，还以严格的沙里亚教法管理民众，手段残忍，目前已造成将近42万人流离失所。“任何一个恐怖主义滋生的国家都会备受世界瞩目。”哈佛学院非洲政治学教授苏珊娜·文(Susanna Wing)告诉本刊，“伊斯兰叛军的当众截肢、石刑和招募童子军等行为使人道主义危机在马里北部泛滥。如今他们正在攻占越来

越多的领土，而马里政府却无力抵抗。这起因乱事件理应受到国际重视。”而“反恐”既为全球性话题，为何唯独法国冲上前线当起了领头军？据法国总统奥朗德称，出兵马里的主要意图有三：扼制该国北部猖獗的恐怖主义、保卫巴马科及当地法国侨民安全、协助马里恢复领土完整。但分析家们纷纷指出，法国的算盘不止于此。

“法国领导马里军事干预的目的不应被单纯地理解为‘与恐怖主义作战’。”哈佛大学非洲政治学博士沃纳(Jason Warner)告诉本刊，“除了法国和马里的历史联系外，将西非控制在法国影响范围之内，以及在国际社会展示其具有决断性的有效领导能力，也是法国做此决定的原因。”

沃纳说，法国对马里的兴趣虽然有限，但与它有殖民联系的不只马里，还有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等其他国家。这一历史根源使得法国在该地区出现安全危机时必须首当其冲出面。其次，若“伊斯兰捍卫者”与其联盟占领了整个马里，法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将面对严重的安全威胁。因为撒哈拉地带不仅是众所周知的恐怖主义滋生地，还是毒品走私船只的通道，这些毒品中有很多都运往了法国。最后，法国做此决定也是出于“地缘政治名誉”的考虑：面对超级大国美国 and 地位日益上升的中国，法国认为自己的国际重要性在与日俱减。

法国的行为立刻引发了阿尔及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的报复。1月16日，武装人员袭击并占领了阿尔及利亚东南部一座天然气站，劫持了大批人质。奥朗德表示，阿尔及利亚人质危机证明了在马里采取干预行动的合理性，不会对法军产生影响。但沃纳却认为，不仅作战局势艰难异常，此次干预于奥朗德而言也实在“冒险”：“除了与国家安全有关，马里之于法国的战略意义并不重要。若在马里遭遇失败，不仅奥朗德和其社会党在国内将面临政治灾难，法国与西非国家本来就淡薄的关系则会受到更多打击。”



印巴关系“不可能一如往常”？

“实力不断攀升的印度给巴基斯坦军方造成的不安定感一日不消除，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就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记者 邹珊

1月6日，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边境地区爆发冲突，两国官方相互指责对方越境发动袭击，并为此展开了数次交火，导致双方各有死伤，两国关系也因此陷入了自2008年孟买恐怖袭击以来的最严重危机。

印巴和平进程开始于2004年，袭击事件发生前，克什米尔争端这一印巴关系的“死结”在两国的良性互动下也已缓和不少：“实际控制线”两侧被隔绝的状态已经被打破，公路客运和贸易服务也已逐渐展开，经贸关系因此被明显推进。

“越境袭击”事件却使克什米尔局势再度紧张。1月14日下午，双方军官就冲突问题在克什米尔边境区召开军事会议，但谈判只持续了15分钟，未达成任何一致协议。印度总理辛格甚至称印巴两国关系“不可能一切如常”。“印巴关系之所以达到了孟买恐怖袭击后的最好状态，是因为最棘手的领土议题被搁置一边。”美国威尔逊研究中心南亚项目高级助理库格尔曼(Michael Kugelman)告诉本刊，“此议题一旦重提，紧张关系就会再现。”

但是，虽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共识，印巴双方在“乌拉尔水坝”、“锡亚琴冰川”等其他相似争端上却没有如此僵持。对此，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保罗(T.V.Paul)认为，领土争端只是两国矛盾一触即发的一个诱因。他向本刊指出：“目前，印巴矛盾的根源在于两国的权力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印巴双边关系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因孟买袭击事件，印度曾一度中断了与巴基斯坦已持续5年的对话。2009年印度大选结束后，虽然新一届政府将处理对巴关系提上了议程，但次年2月，印度还是出于来自美国的压力，才主动恢复与巴基斯坦的外秘级会谈。其原因是“9·11事件”后，美国调整了反恐战略，加强了在南亚的存在，目标之一就是避免印巴之间发生

战争，确保两国在反恐行动中能与美国合作。而与此同时，美国也因看重了印度的国力发展及战略位置，希望将印度拉拢成为自己在亚洲的战略伙伴。近年来，美印关系有所升温，美国与印度共同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称，美国会大力支持新德里的和平崛起。

“巴方精英分子一向想与印度保持战略平等，却因美国政策的倾斜、印度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以及巴方的内部矛盾而变得困难重重。巴方与塔利班等恐怖组织的往来也伤及了自身利益，因此，掌控巴方领导权的军方对印度总是不能放心。若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两国关系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保罗告诉本刊。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南亚政治高级研究员米斯拉(Ashutush Misra)也认为，克什米尔争端只是印巴深层分歧的一个表象。她告诉本刊：“实力不断攀升的印度给巴基斯坦军方造成的不安定感一日不消除，两国间的紧张局势就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眼下，克什米尔的紧张局势使深层矛盾重新浮出水面。舆论普遍担心，两国辛

苦建立起的和平进程可能因此瓦解。但据美国“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协会”主席、《圣雄甘地》的作者艾伦(Douglas Allen)观察，和平进程至多被“复杂化”，并不至于崩塌。

在艾伦看来，由于将本国视为处于上升阶段的亚洲超级大国，一部分印度人的确比较轻视巴基斯坦。孟买恐怖袭击发生后，一些右翼印度民族主义者的确也曾号召摧毁巴基斯坦。但2009至2010年身在印度的艾伦注意到：另一股宣扬民主、多元主义和理性的民众力量在印度流行，他们所倡导的理念还是平衡了国内好战者的复仇心态。

米斯拉也向本刊指出，正如和平进程在2001年印度国会遭袭和孟买事件发生后仍能被重启一般，此次交火并不会带来重大的变故：“双方除了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冲突外并无其他选择，印度的军事力量也不足以威慑巴基斯坦军方。而对于巴国军方来说，调整对印度的敌对态度也并非没有可能，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所支持的极端组织同时也正在给自身制造麻烦。”



1月14日，印巴双方就冲突问题在印控克什米尔南部旁切地区召开军事会议